大明寶訓　五


| 内閣文庫 | | |
|---|---|---|
| 番號 | 漢 13702 | |
| 册數 | 30（5） | |
| 函號 | 405 | 12 |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 大明太祖高皇帝寶訓卷之六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　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胤昌

## 論羣臣

太祖召諸將諭之曰諸公久從吾勞苦者至矣然職其勞圖其安逸若農之耕勤苦於春夏至秋乃獲由其用力於前而取穫於後今日之事正猶是也所以必懲乎暇豫故勞者逸之本否者泰之機吾與諸公先圖其勞而後其逸如農之望歲於是乎可待至於有旱潦螽螣之

不足者此則係乎天時有非勤怠之所致耳

○三月丁丑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先王之世不施賞而民勸於善不施罰而民不為非若是何也有仁義以為之本也夫聖人統馭四海而宰制萬物者仁以居之義以行之故賢者樂有仁義而不肖者有所覩傚焉是故商變乎夏周變乎商而仁義未嘗改也天之生民治亂相繼亘萬世而不易者其惟此乎故湯武用是而興桀紂忽是而亡今天下紛紜靡有底定彼恃夫智力之私而戕賊於民者豈復知有仁義哉卿等職居樞要所以輔吾者舍是則無以為治國之本也卿等勉之

○乙巳六月乙卯以儒士滕毅楊訓文為起居注

太祖諭毅曰吾見元末大臣門下之士多不以正是處惟務諂諛以圖苟合見其人所為非是不相與正救及其敗也卒陷罪戾爾從徐相國幕下久而無過故授爾是職宜盡心所事勿為苟容苟事有差謬皆足為已之累譬之良玉一有瑕疵即為棄物不能成器矣諭訓文曰起居之職非專事紀錄而已要在輸忠納誨致主於無過之地而後為盡職也吾平時於百官所言有善者尋繹不已今爾在吾左右可不盡言且爾素稱謹厚當始終一致茍易其所守則患必生矣譬如馳馬能戒於險阻則不隧肆意於平曠則顛蹶吾每以此自警故　以朂

爾等也他日復命訓文穀集古無道之君若夏桀商紂
秦皇隋煬帝所行之事以進曰往古人君所為善惡皆
可以為龜鑑吾所以觀此者正欲知其喪亂之由以為
之戒耳

○七月丁巳命降將元僉院張德山歸襄陽招徠未附山
寨諭之曰自古豪傑識察於未形故夏將亡而終古先
奔於商殷將亡而向義先歸於周不待其迹之著見待
其迹之著見而後來歸者此常人非豪傑也汝能審存
亡之幾推誠歸我實有可嘉汝之才如美箭利鏃必求
善射者用之庶不枉其才若付之於不善射者豈不重
可惜哉今令歸襄陽招徠未附當曉以大義告以成敗
之由若彼不審其幾而恃險以為固終非自全之計爾
往諭之俾知所以圖存能全衆而來功亦不細矣因厚
賜而遣之

○辛酉以王天錫為湖廣行省叅事諭之曰汝往襄陽賛
助鄧平章設施政治當叅酌事宜修城池練甲兵樽節
財用撫綏人民處事貴於果斷御衆必以鎮靜密以防
奸謹以待敵敵至則堅壁清野以乘其弊切不可輕犯
其鋒方鎮之寄固在將帥賛畫之助實資幕僚恪盡厥
心毋負吾委任之意

○丙午正月是月命按察司僉事周湞等定議按察司事
宜條其憲綱所當務者以進諭之曰風憲紀綱之司惟

在得人則法清弊革人言神明能行威福鬼魅能為妖禍爾等若能興利除害輔國裕民此即神明若陰私詭詐蠹國害民此即鬼魅也凡事當存大體有可言者勿緘默不言有不可言者勿沽名賣直苟察察以為明苛刻以為能下必有不堪之患非吾所望于風憲矣

○三月丁未

太祖諭羣臣曰嘗聞昔者聖人不出戶庭而天下治蓋由政成而化洽也治天下能使政成而化洽故不令而民從不施而民悅吾甚慕之今師旅未休民未甦息政化何以能若是也起居注王褘對曰政化修否係乎在上之人主上此心拳拳何憂政化之不成也

○六月癸亥

太祖諭羣臣曰國家休戚我與卿等同之曩者羣雄竝起東西角立孰不欲成大業然不數年徐氏以柔懦滅陳氏以剛暴亡今惟張氏存來者咸謂其政事縱弛親昵奸回上下蒙蔽民心離怨而費用無經士卒困敗而征調不息此將亡之時也夫察於亡者然後可以圖存審於危者然後可以求安彼昧乎存亡安危之幾而能有成者鮮矣若吾之君臣傲怠不戒亦終蹈其覆轍豈不可懼卿等宜竭忠宣力以匡予不逮欽哉毋忽

○吳元年七月丙子除郡縣官二百三十四人語中書省

臣曰新授郡縣官多出布衣到任之初或假貸於人或侵漁百姓不有以養其廉欲其奉公難矣遂賜予道里費明日各郡縣官既受賜入謝

太祖諭之曰自古生民之衆必立之君長以統治之不然則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紛紜吞噬亂無寧日矣然天下之大人君不能獨治必設置百官有司以分理之鋤强扶弱奬善去奸使民得遂其所安民得其安然後可以盡力田畆足其衣食輸租賦以資國用予今命汝等為牧民之官以民所出租賦為爾等俸祿爾當勤於政事盡心于民民有詞訟當為辯理曲直毋惑尸位素餐貪冒壞法自觸憲綱爾往其愼之

○八月戊申有吏受贓人發其事吏赴井死

上聞之諭羣臣曰彼知利之利而不知利之害徒知愛利而不知愛身人之愚孰有甚於此者君子聞義則善見利則恥小人則舍生為利所為相反然其人既死有不足恤但其事可以為世之貪汚者戒

○九月己丑張士誠既死

太祖謂羣臣曰張士誠吾本欲生全之但其為人剛愎無識天命予奪之際豈可以力爭吾初定建康各守境土未嘗有意攻伐彼誅誘吾將士自開兵釁戰鬬連年卒為我擒使其早能省覺外睦鄰國内撫百姓豈易破之乃驕侈自娱不念民艱其下又無忠良卒 以詭詐取敗

其死也吾甚憐之

○壬寅

太祖視朝戟門召浙西來歸諸將諭之曰汝等舊事張氏為將領兵計窮勢屈始降于我吾待以厚恩列于將校吾所用諸將皆濠泗汝潁壽春定遠諸州之人勤苦儉約不知奢侈非比浙江富庶耽於逸樂汝等亦非素富貴之家一旦為將握兵多取子女玉帛非禮縱横今既歸于我當革去舊習如吾濠泗諸將庶可以保爵位人莫不慕富貴然致富貴易保富貴難汝等誠能盡心效職從大軍除暴平亂使大業早定非獨已受富貴子孫亦得以世享其福若肆志一時意不顧後雖暫得快樂旋復喪敗何足為真富貴乎此皆汝等所親見者不可不戒也

○十月壬子以湯和為左御史大夫鄧愈為右御史大夫劉基章溢為御史中丞文原吉范顯祖為治書侍御史安慶為殿中侍御史錢用壬為經歷何士弘吳去疾等為監察御史基仍兼太史院使

太祖諭之曰國家新立惟三大府總天下之政中書政之本都督府掌軍旅御史臺糾察百司朝廷紀綱盡繫於此卿等當思正已以率下忠勤以事上蓋已不正則不能正人是故治人者必先自治能自治則人有所瞻仰毋徒擁虛位而漫不可否毋委靡因循以縱奸長惡毋

假公濟私以傷人害物詩云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此大
臣之體也卿等勉之又諭御史大夫湯和曰卿以武臣
而處文職當求儒者講論自古人臣立身行已事君治
人之道盡心所事以成功業他日名書史冊垂耀千載
豈不美哉和頓首謝

○十一月乙未冬至文武官朝賀如常儀是日太史院使
劉基及其僚高翼進戊申大統曆
太祖覽之謂基曰此衆人之為乎基曰是臣二人詳定
太祖曰曆數者國之大事帝王敬天勤民之本也天象之
行有遲速古今曆法有疏密一不得其要不能無差春
秋之時鄭國為一詞命必裨諶草創世叔討論子羽修



飾子產潤色然後用之故少有闕失辭命尚如此而況
於造曆乎卿等推步須各盡其心必求至當庶幾副朕
敬授民時之意基等頓首而退乃復以所錄再加詳較
而後刋之

○十二月癸卯
太祖御白虎殿諭羣臣曰自古忠賢之士大槩有三輔國
安邦孜孜圖治從容委曲勸君為善君雖未聽言必再
三人君感悟而聽用之則朝廷尊安庶務咸理至於進
用賢能使野無遺逸黜退邪佞處置當法而人不敢怨
此上等之賢也慱習古人之言深知已成之事其心雖
忠於輔國而冒中無機變之才是古非今膠柱鼓瑟而

强人君以難行之事然觀其本情忠鯁亦可謂端人正士矣屢遭斥辱其志不怠此亦忠於為國乃中等之賢也又有經史之學雖無不通然泥於古人之陳迹不識經濟之權衡胷中混然不能辯別每揚言高論以為進諫竟不知何者宜先何者宜後何者可行何者不可行凡其謀事自以為當而實不切於用人君聽之則以之自高不聽則謂不能行其言既無益於國家徒使人君有拒諫之名然其心亦無他不識時達變耳此下等之賢也予今論此三者有識者自見耳

○戊辰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自古聖賢之君不以祿私親不以官私愛惟求賢才以治其民所以示天下至公也元朝出於沙漠惟任一己之私不明先王之道所在官司輙以蒙古色目人為之長但欲私其族類羈縻其民而已非公天下愛民圖治之心也况奸吏從而蒙蔽之舞文弄法朝廷之上賄賂公行苟且之政因循歲月上下同風不以為怪末年以來其弊尤甚以致社稷傾危而卒莫之救卿等宜以為戒選官之際愼擇其人而用之勿循其弊也

○洪武元年正月癸未

太祖諭省府臣曰爾諸大臣既受封爵進職位可謂尊顯矣當同心輔國以享祿位朕嘗思古之君臣居安不忌

儆戒盈滿常懼驕縱兢兢業業一愼一日故能始終相保不失富貴大抵開基創業之主待功臣非不欲始終盡善如韓信彭越自不能保全其功深可惜也至承平之後舊臣多有獲罪者究其所以盖其事主之心日驕富貴之志日淫以致于敗古人置敧器於坐側正以戒其驕盈耳汝等宜戒愼之又謂都督府臣康茂才等曰汝等今成大功豈汝一人之能哉非軍士同心効力曷能致此切不可挾功驕恣輕忽下人若此則鮮有不敗者朕故拳拳為爾等言之古之人主待其臣下往往以權術駕馭不以至誠相感故易生猜疑今吾以直言告汝常相警戒非止在於汝身汝又當以朕意訓汝子孫則可與國同其久長矣時皇太子侍側

太祖指謂之曰太子年幼未歷世故朕嘗以此意誨之使他汝子成立與吾兒共享太平常如今日則子子孫孫有無窮也羣臣皆拜謝而退

○八月戊寅

太祖將復幸北京諭六部官曰自古帝王肇造之初所用人材率資於前代如漢唐宋元皆用隋五代宋金舊人朕始定中原卿等多前代良材悉歸於朕既設六部選用卿等各任其事凡銓選錢穀典禮軍政刑名役作等事須用心經理勿使委人盖任人弗當不能無失朕將北巡卿等留守京師宜體朕意以供厥職毋或廢怠

十二月辛卯以宋冕為開封府知府
太祖諭之曰元以六事責守令徒具虛文今喪亂之後中
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謂田野闢戶口增此正中原今日
之急務若江南則無此曠土流民矣汝往治郡務在安
輯民人勸課農桑以求實效勿學迂儒但能談論而已
○洪武二年二月丙寅朔詔修元史
太祖諭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錄元雖亡國事
當紀載況史紀成敗示勸懲不可廢也乃詔中書左丞
相宣國公李善長為監修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
王禕為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胡翰宋禧陶凱
陳基趙壎曾高啓趙汸張文海徐尊生黃篪傅恕王錡
傅著謝徽十六人同為纂修開局於天界寺復取元經
世大典諸書以資參考諸儒至
太祖諭之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行事見於當時是非公
於後世故一代之興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載之元主中國
殆將百年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簡略與民休息時號小
康然昧於先王之道酣溺胡虜之俗制度疎闊禮樂無
聞至其季世嗣君荒淫權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顛危
其間雖有賢智之臣言不見用用不見信天下遂至土
崩然其間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賢人君子或隱或顯其
言行亦多可稱者今命爾等修纂以備一代之史務直
述其事毋溢美毋隱惡庶合公論以垂鑒戒

○甲午

太祖諭羣臣曰昔元時不重名爵或以私愛輒授以官職名雖易得實無益於事徒擁虛名而已朕今命官必因其才官之所治必盡其事所以然者天祿不可虛費也又嘗思昔在民間時見州縣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疾苦視之漠然心實怒之故今嚴法禁但遇官吏貪汙蠧害吾民者罪之不恕卿等當體朕言若守已廉而奉法公猶人行坦途從容自適苟貪賄罹法猶行荊棘中寸步不可移縱得出體無完膚矣可不戒哉

○洪武三年正月癸巳以駙馬都尉王恭為福建行省參政

太祖諭恭曰國家用人惟才是與使苟賢無間於疎遠使不肖何恤於親昵福建從昔富庶元末因於弊政朘剝尤甚民病未蘇今命汝往撫綏之汝無恃親故以生驕縱貽患於民國家政令一本至公爾不能守法失人臣之道朕亦豈敢縱法違天下公議汝其欽哉

○甲午各道按察司官來朝

太祖因召御史臺臣併諭之曰風憲之任本以折姦邪理寃抑糾正庶事肅清紀綱以正朝廷而元末臺憲每假公法挾私憤以相頡排今日彼傾此之親戚明日此陷彼之故舊譬猶蛇蝎自相毒螫卒致敗亡而後已如此

則何以為臺諫也今卿等司風紀當以大公至正為心揚善遏惡辯別邪正不可循習故常挾公以濟私苟或如此不惟負朕委任亦失其職守矣

○洪武四年閏三月庚辰改兵部尚書劉貞為治書侍御史

太祖諭之曰臺憲之官不專於糾察朝廷政事或有遺闕皆得言之人君日理萬幾聽斷之際豈能一一盡善若臣下阿意順旨不肯匡正則貽患無窮今擢卿為侍御史居朝廷之上當懷謇諤之風以為百司表率至於激濁揚清使奸邪屏跡善人彙進則御史之職兼盡矣

○四月壬辰

太祖諭羣臣曰凡事勤則成怠則廢思則通昏則窒故善持其志者不為昏怠所乘是以業日廣德日進聖人初無異於常人而常人不能如聖人者以弗勤弗思爾思日孜孜禹所以成大功不遑暇食文王所以開王業後人之末勤庶政先為優逸若元之季世上下晏安驕奢淫縱政事不理民窮不恤卒以此失天下可不戒哉

○洪武五年二月己卯

太祖諭羣臣曰凡居官者任之大小雖不同要皆盡其職而已昔范文正公居位凡日之所為必求與食相稱或有不及明日必補之其心始安賢人君子於國家盡心如此朝廷豈有廢事天下安得不治元之將亡內外諸

官皆安於苟且不修職事惟日食肥甘因循度日凡生
民疾苦政事得失略不究心由是紀綱廢弛民心日離
遂致土崩此皆近事可為明鑒朕每夜不安寢未明視
朝常恐天下之事或有廢怠不舉民受其弊卿等當體
朕懷夙夜盡心能修厥職則無負國家異日全名青史
豈不美哉

○壬午

太祖諭羣臣曰朝廷設官各有定分上不凌下下不諂上
恪守乃職是為正人昔冠準在相位丁謂為參政嘗會
食食汙準鬚謂起拂之準正色曰豈有身為執政親為
宰相拂鬚耶謂慚而退是謂以諂事準準以正待之君



子小人可見矣又聞前元國初風憲體制甚嚴嘗有憲
臣寢疾掾史往候之憲官力疾强起扶杖而行因以杖
授吏吏拱手却立不受如是者再三憲官悟其意乃止
明日見吏遜辭謝之吏曰然某為吏屬非公家僮不敢
避勞慮傷禮體爾以此觀之則憲吏亦正人也爾等宜
鑒于此邪者戒之正者効之可也

○八月戊子

太祖召諸勳臣諭之曰難成者功難得者爵卿等捐軀以
從朕百戰以有功豈非成之難乎然因功以定爵高出
等倫豈非得之難乎知成之難則思所以保之知得之
難則思所以守之保守之道惟敬謹而已不以功大而

有驕心不以爵隆而有怠心故能享其榮盛延及後世大抵敬謹為受福之本驕怠為招禍之原惟知道者可以語此

○洪武六年正月己巳

太祖諭來朝守令曰朕設置百官各司厥職以分理庶務惟郡守縣令為牧民之官凡賦斂徭役訴訟皆先由縣次方至府若縣令賢明則賦斂平徭役均訴訟簡一縣之事既治則府可以無憂矣苟縣官貪虐以毒民或怠弛以廢事民間利病尸坐不聞不惟民受其殃府亦受其弊矣為府官者知其弊能繩其奸貪去其闒茸請更賢者而任之則上下皆安矣若知而不一上下蒙蔽雖苟且一時終必為其所累智人君子必能察於此矣爾等勿謂身居遠外朕不能知異日政績有聞必有嘉賞顧爾等為政何如耳命賜以酒食明日陛辭

太祖復諭之曰慈祥愷悌身之德也刻薄殘酷德之賊也君子成其德而去其賊故惠及於人小人養其賊而悖其德故殃流於衆是人莫不有是德君子守之不失故天理恒存小人舍而不為故私欲恒蔽朕之任官所用惟賢舉廉興孝惟欲厚俗崇德勸善惟欲成化若偽為慈祥必無仁愛之實偽為愷悌必無樂易之誠爾等宜勉修厥職廣施惠政以副朕懷

○丙辰

太祖諭御史臺臣曰為人不可太剛亦不可太柔剛則傷
物柔則廢事二者相濟始克有成往見貪饕之徒常執
謙下不拂人意盖緣所守不正恐舉劾其奸故為此取
媚之態人喜其媚已以為賢則墮其術中矣其不貪者
自謂操守廉潔無敢誰何故與人言議稍有不合輒起
爭端此雖剛強人惡其拂已以為不肖則失人矣夫以
中而處剛則必無矯激之情以正而處柔則必無畏倿
之態修其在已人亦豈得而是非之也

○四月甲戌以工部尚書黄肅刑部尚書高萬傑為廣西
行省參政刑部郎中高暉磨勘司令呂宗藝為福建行
省參政

太祖諭之曰方面之任貴在廉明而戒於苛察貴在剛果
而戒於急暴貴在有禮而戒於諂諛貴在有仁而戒於
姑息凡行欲當理事欲成功上足以分朝廷之憂下足
以慰郡邑之望為一道之福星如古之君子垂德聲於
不朽豈不偉哉卿等其勉之

○戊子

太祖御謹身殿諭省臣曰朕觀唐太宗言賈胡剖身以藏
珠惟知財利不惜性命譬如貪官汚吏惟知好賂犯法
而不愛身命其與賈胡剖身藏珠何異若使官吏愛身
守廉安得有喪身之患只為任情恣欲重利輕身以致
禍敗耳

○七月丁卯以户部侍郎陳則為大同府同知陛辭
太祖諭之曰大同居邊塞之間昔之有司不能自立多為守將迫脅以壞法廢事而罹刑罪者比比有之爾往毋蹈彼覆轍當守法奉公不為阿私如邊將妄有所求當告以朝廷法度沮其非心則汝可以遠罪而邊將亦得以保全其功

○洪武七年三月戊辰以兵部尚書劉仁刑部主事鄭九成為廣東行省參政陛辭
太祖諭之曰嶺海在京師數千里之外方面之寄必得重臣以授之庶可以輯寧其人兹特命卿等以往凡政事之施宜恩威兼濟若為政一以恩而無威則寬而無制事不立矣若徒以威而不仁則嚴而無恩民不堪矣惟恩不流於姑息威不傷於刻暴則政事自舉民生自遂使下之為郡縣吏者轉相視效雖海嶺之遙朝廷可無憂矣

○五月壬辰以兵部員外郎楊基為山西按察司副使監察御史答祿與權為廣西按察司僉事呂本為北平按察司僉事
太祖諭之曰風憲之設本在整肅紀綱澄清吏治非專理刑爾等往修厥職務明大體毋徒效俗吏拘拘於繩墨之末至於處事之際毫忽須謹善雖小為之不已將為全德過雖小積之不已將為大憝豈不見千雲之臺由

寸土之積燎原之火本一爝之微可不愼哉

○洪武九年九月辛巳

太祖諭羣臣曰水趨下則流人法上則哲故希賢者不已可以齊賢希聖者有恒可以齊聖古之人知成身之難恒兢兢焉以自勉惟恐善名之不立故卒能顯名於天下後世今之任官者多圖苟安不顧清議而甘為碌碌之人身沒而名隨以泯爾等宜勉之毋自棄也

○十月甲寅

太祖諭羣臣曰書云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君臣之分如天尊地卑不可踰越故春秋有謹始之義詩有凌分之譏聖人著之於經所以垂訓天下後世者至矣爾在廷羣臣以道事朕當有鑒于彼毋擅作威福踰越禮分庶幾上下相保而身名垂于不朽也

○洪武十年七月是月詔遣監察御史巡按州縣入辭

太祖諭之曰近日山東王基言事不務正論乃用財利之術以惑朕聽甚乖朕意今汝等出巡天下事有當言者須以實論列勿事虛文凡為治以安民為本民安則國安汝等當詢民疾苦廉察風俗申明教化處事之際須據法守正務得民情惟專志以立功勿要名以取譽朕深居九重之中所賴以宣布條章申達民情者皆在汝等汝其愼之

○十一月是月新除有司官
太祖諭之曰近者天下有司奏缺官朝廷以時選補比除未久有司又復奏缺是何犯罪罷黜者之衆也若移其作奸之心以為善亦何不可國家俸祿如井泉汲而不竭彼皆不思守法以保之欺人欺天競為贓利雖積錢充屋一旦事覺皆非已有夫丈夫立志為善功業不難矣苟念慮一失淪于不善迷而不悟遂不可救夫不知為善者愚人也能為善者賢人也至於為惡者乃下愚無顧忌之人也然為善為惡特在人之存心何如耳聖賢之教率性修道而已人能推行之終身用之不盡夫人幼不識事長則知孝友此乃天賦善若以此道日日行之即是率性之道我為善事而他人有志者効之是修道之教推廣此意則何善不立何事不成今汝等之官宜鑒彼前非勉於為善則永安祿位矣

○十二月是月各道按察司官來朝
太祖諭之曰朕以天下之大民之奸究者多牧民之官不能悉知其賢否故設風憲之官為朕耳目察其善惡激濁揚清繩愆糾繆此其職也凡任風憲者宜體朕此意以至公為心廉潔自守國家法律必務精詳用法有失鬼神鑒焉至於奸民犯法吾所甚惡必務除之不可貸也有司以撫治吾民為職享民之奉而不思恤民惟以貪饕掊尅為務此民之蠹也宜糾治其罪毋以姑息縱

其為害汝等安坐高堂其視民相去遠矣不思閔民疾
苦公其聽斷將安用汝乎今官以九年為考非一日積
也汝當謹守法度思稱其職苟或不然瘝厥官矣
○洪武十三年十月是月吏部引選國子學生二十四人
命為府州縣官
太祖召至前諭之曰諸生皆學古入官夫為臣之職事君
撫民二者而已然能盡撫民之心即所以盡事君之道
故賢臣之事君也視君如親視國如家視民如子苟可
以安國家利民人者知無不為若避難而憚勞則事不
立矣事不立則民失望國何賴焉爾等尚服朕言必思
盡其職也



○洪武十四年正月乙巳以國子監助教趙新等為布政
使
太祖諭之曰今布政司視古之州牧其任甚重所以重者
何重在承流宣化通達民情者也若上德不下究則鬱
而不彰下情不上達則塞而不通為政鬱塞則遠邇乖
隔上下不親得失無所聞美惡無所見如此則弊政百
出民不可得而治矣卿等所學常懷致君澤民之志朕
所以用卿等冀儒術之有異於常人也尚宜勉之
○洪武十五年二月己卯吏部奏引除縣官五十餘人
太祖悉召前諭之曰縣官之職最親於民古之稱循吏者
多由此出苟有善政及民而民稱之美名即傳於遠邇

若蠹政害民而民怨之惡聲亦不可揜也為善為惡朝
廷公論有在爾等其慎之苟治民而有成績他日不忘
不至崇要也

○三月乙亥

太祖諭六部察院諸臣曰朕觀書以元首喻君股肱喻臣
自古君臣本同一體若君獨用則臣職廢臣不任則君
事勞君臣之間貴在一德以共濟天下朕所以懇懇與
卿等言者以六部為朕總理庶務察院為朕耳目日與
内外諸司事體相關當思盡心賛輔共成理道以安生
民

○洪武十八年六月是月吏部引奏下第舉人除授教官

太祖諭之曰教學之方非求速成譬之為層臺者必基於
簣土行千里者必始於跬步但當勉其勤力循序漸進
自有其效耳若急遽苟且未得於此而即求於彼非但
學者無益爾亦徒勞矣且爾等年方壯盛雖職在教人
尤當自修夫自修之道又須常存謙抑不可自滿即如
工人習技常見已不若人則所習益高常見人不若已
則所習益下矣汝其勉之

○洪武十九年四月是月吏部奏用國子監十四人皆為
六品以下官

太祖諭之曰事君之道惟盡忠不欺治民之道惟至公無
蔽蓋一郡一邑之民必有饑寒不得其所者有獄訟寃

抑者有賢才不舉者有豪猾蠧民者汝等到任能不為
私欲所蔽人言所惑則方寸自明而諸弊可息一牽於
私欲而惑於人言則冥然如坐暗室饑寒者無由獲濟
寃抑者無由伸理賢才壅蔽而豪猾縱橫則為廢職矣
古人有言人始入官如入暗室久而乃明明乃治汝等
切記之毋為人蔽惑也

○洪武二十年二月甲辰御註書洪範成
太祖嘗命儒臣書洪範揭於御座之右朝夕觀覽乃自為
註至是註成召贊善劉三吾曰朕觀洪範一篇帝王為
治之要道也所以叙彝倫立皇極保萬民叙四時成百
穀本於天道而驗於人事箕子為武王陳之武王猶自
謙曰五常之道吾未能焉朕每為惕然遂疏其旨為註
朝夕省覽三吾對曰
陛下留心是書上明聖道下福生民為萬世開太平者也

○四月丙申有國子生初任陝西知縣人告其嘗受民財
刑部逮問之以聞
太祖謂之曰所難得者爵祿所易得者貨賄難得者守之
則獲福易得者溺之則受禍爾以書生受民社之寄古
稱郎官出宰百里上應列宿誠難得也苟能思其所難
得而保之豈特為一身之福施及父母妻子其福莫大
焉乃不能廉潔以律已受污辱之名以為父母羞朕念
爾年少更事未多特宥還職爾其改過自新力行為善

庶有立於將來

○洪武二十四年五月癸卯

太祖御華蓋殿謂六部臣曰天下事體皆有至當之理但人識見不同決斷之頃各執一偏故難盡善惟揆之於理則無此弊自今凡有政令必會官詳議所論僉可然後施行欲事皆善必當如此卿等其各盡乃心毋阿比以為同毋矯訐以為異允執厥中以副朕所託

○十月甲寅

太祖謂羣臣曰為君為臣獨理貴明處事貴斷昔唐太宗與羣臣論教化封德彝以為三代之後人漸澆詭欲化而不能獨魏徵勸太宗行之卒致貞觀之治可謂獨理明憲宗欲伐吳元濟舉朝以為不可獨裴度勸伐之卒成大功此可謂能果斷自古國家興衰皆繫於此若為臣者優游度日無所建明上無剛明果斷之主則政日弊國日衰如漢元帝是已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迺罔後艱若等事朕左右當立功立業以希古人

○洪武二十九年七月庚申

太祖諭侍臣曰人之常情待己厚而待人薄己之所為有不善雖大亦隱忍不露他人所為或有過失雖小必不能容恐亦有過在己而咎怨他人者若此皆不明之所致惟明者責己厚而責人薄責己厚故能成德責人薄

故得寡怨昧者責己薄而責人厚責己薄故德不修責
人厚故人多怨

○洪武三十年丙寅

太祖諭羣臣曰凡人所為不能無過舉但當平其心則可
以知其過矣其心本公所為之事或謬此則識見未至
致有過誤若緣私意而所行有繆戾者此特故為耳君
子小人之過於此可見然君子之過雖微必彰小人之
過雖大弗形蓋君子直道而行固無所回互小人巧於
修飾固多所隱蔽人君苟不察其微則君子小人莫能
辯別又曰朕觀往昔議論於廷有忤人主之意者必君
子也其順從人主之意者必小人也以忤己而怒之以
順己而悅之故小人得幸而君子見斥矣人主取人權
衡在己當兼取衆論不可以一時之喜怒為進退爾

## 武備

○戊戌十一月辛丑立管領民兵萬户府諭行中書省臣
曰古者寓兵於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暇則講武今兵
爭之際當因時制宜所定郡縣民間豈無武勇之材宜
精加簡拔編輯為伍立民兵萬户府領之俾農時則耕
閑則練習有事則用之事平有功者一體陞擢無功者
令還為民如此則民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以戰
則勝以守則固庶幾寓兵於農之意也

○甲辰正月庚午

太祖坐白虎殿與孔克仁論天下形勢因曰自元運既隳連年爭戰加以饑饉疾疫十室九虛天厭於上人困於下中原豪傑智均力齊互相仇敵必將有變欲併而一之勢猝未能吾欲以兩淮江南諸郡歸附之民各於近城耕種練則為兵耕則為農兵農兼資進可以取退可以守仍於兩淮之間饋運可通之處積糧以俟兵食既足觀時而動以圖中原卿以為何如克仁對積糧訓兵待時而動此長策也

○吳元年二月乙卯

太祖聞傅友德敗元兵於陵子村謂大都督府臣曰近陵子村之捷蓋擴廓帖木兒遊兵彼故以此餌我使吾將驕兵惰掩吾不備古人之戒正在於此不可不知善戰者知彼知已察於未形故不出廟堂折衝千里可語安豐六安臨濠徐邳守將嚴為之備常如敵至則無患矣

○洪武三年正月甲辰

太祖謂將臣曰用兵之道必先固其本本固而戰多勝少敗何謂本內是也內欲其實實則難破何謂實有備之謂也後世不知務此至有戰勝之餘遂亡武備往往至於取敗人孰不曰天下平定之時可以息兵偃武殊不知治兵然後可言息兵講武而後可言偃武若晉徹州郡之備卒召五胡之擾唐徹中國之備終致安史之亂此無備之驗也夫當天下無虞之時正須常守不虞之

戒然則武備其可一日而忘哉

○洪武六年三月壬子命魏國公徐達為征虜大將軍率
諸將校往山西北平等處備邊
太祖御奉天殿諭達等曰創業之初君臣同其艱難及事
平之後豈不欲少與休息然居安慮危古人所慎故常
命卿等往西北防邊既行朕復思邊守既定遠備勞兵
乃召卿等還今聞胡人窺基有入寇之意事不可已故
再命卿等總率將士往鎮邊陲然夷狄豺狼出沒無常
但保障清野使來無所得俟其惰歸則率銳擊之必掩
羣而獲卿等老將臨機制勝之道熟矣非朕所能遙度
至邊宜先圖上方略使朕覽之

○洪武九年正月是月命中山侯湯和潁川侯傅友德等
帥師往延安防邊
太祖諭和等曰自古重於邊防邊境安則中國無事四夷
可以坐制今延安地控西北與胡虜接境虜人散聚無
常若邊防不嚴即入為寇待其入寇而後逐之則塞上
之民必然受害朕常敕邊將嚴為之備復恐久而懈惰
為彼所乘今特命卿等率衆以往衆至邊上常存戒心
雖不見敵常若臨敵則不至有失矣

○洪武十七年正月庚戌
太祖與翰林侍講學士李翀等論武事翀曰用兵重在任
將

太祖曰任將之道固重然必任之專信之篤而後可以成功昔齊用司馬穰苴魏用樂羊可謂任之專信之篤故能有功若唐肅宗用魚朝恩憲宗用吐突承嶉為監軍使諸將掣肘以致敗事者是任將不專信之不篤故也

翀曰惟陛下聖明深知此失

太祖曰將必擇有識有謀有仁有勇者有識能察㡬於未形有謀能制勝於未動有仁能得士心有勇能摧堅破銳兼是四者庶可成功然亦在人君任之何如耳

馭夷狄

○洪武二年七月丁未中書省臣言廣西諸洞雖平宜迁其人內地可無邊患

太祖曰溪洞猺獠襍處其人不知理義順之則服逆之則變未可輕動今惟以兵分守要害以鎮服之俾之日漸歛化則自不為非數年之後皆為良民何必迁也

○洪武四年九月辛未

太祖御奉天門諭省府臺臣曰海外蠻夷之國有為患於中國者不可不討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古人有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亂之源如隋煬帝妄興師旅征討琉球殺害夷人焚其宮室俘虜男女數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虛名自弊中土載諸史冊為後世譏朕以海外諸蠻夷小國

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為中國患者朕决不伐之惟
西北胡戎世為中國患不可不謹備之耳卿等當記所
言知朕此意

○洪武五年三月是月高麗國王王顓遣密直同知洪師
範鄭夢周等奉表賀平夏貢方物且請遣子弟入太學
其詞曰秉彝好德無古今愚智之殊用夏變夷在禮樂
詩書之習故我東夷之人自昔以來皆遣子弟入太學
不惟知君臣父子之倫亦且仰聲名文物之盛伏望
皇仁察臣向化之誠使互鄉之童得齒虞庠之冑不勝慶
幸
太祖顧謂中書省臣曰高麗欲遣子弟入學此亦美事但
其涉海遠來離其父母未免彼此懷思爾中書宜令其
國王與羣下熟議之為父兄者果願遣子弟入學為子
弟者果聽父兄之命無所勉强即遣使護送至京或居
一年半年聽其歸省也

○洪武十七年十一月丙寅江西布政司參議胡昱言納
哈出名雖元臣其實跋扈然其麾下哈喇章蠻子阿納
失里諸將各相猜忌又勢孤援絶若發兵擊之可一舉
而擒也
太祖曰利其弱而取之非武也因其釁而乘之非仁也納
哈出之為人朕素知之不過假元世臣之名以威其衆
耳然人心外合内離亦豈能久今姑待之若其一旦覺

悟念昔釋歸之恩幡然而來不猶愈於用兵乎不然爲
惡不悛將自取覆滅爾言雖善然未可遽動

○洪武十八年六月甲午廣西都司言頻年猺寇竊發皆
因居近溪洞之民與之相通誘引爲患請先捕戮此輩
庶絕其黨
太祖曰溪洞之民引誘猺獠爲寇此誠有之然其間豈無
良善若一槩捕戮恐及無辜大抵馭蠻夷之道惟當安
近以來遠不可因惡以累善非實有左驗不宜捕戮

○洪武二十年六月己卯廣西潯州府知府沈信言府境
接連柳象梧藤等州山谿險峻猺賊出没不常實爲民
患臣愚以爲桂平平南二縣舊附猺民皆便習弓弩慣
歷險阻若選其少壯千餘人免其差徭給以軍器衣裝
俾各團村寨置烽火與巡檢司民兵相爲聲援協同捕
逐可以殲之
太祖曰蠻夷梗化彼習然也使守土之官能招徠之何用
殺戮若無事但當謹其防禦使不爲患耳苟其爲寇不
已民有不堪則發兵討之何必團寨

懷遠人

○洪武元年八月戊寅湖廣行省平章楊璟等還自廣西
入見
太祖問廣西兩江黃岑二處邊務璟言蠻夷之人性習頑
獷散則爲民聚則爲盜難以文治當臨之以兵彼始畏

服

太祖曰蠻夷之人性習雖殊然其好生惡死之心未嘗不同若撫之以安靜待之以誠意諭之以道理彼豈有不從化者哉此所謂以不治治之何事於兵也

○洪武三年十二月戊午中書省臣言西北諸虜歸附者不宜處邊蓋夷狄之情無常方其勢窮力屈則不得已而來歸及其安養閑暇不無觀望於其間恐一旦反側邊鎮不能制也宜遷[illegible]地庶無後患

太祖曰凡治胡虜當順其性胡人所居習於苦寒今遷之内地必驅而南去寒涼而即炎熱失其本性反易為亂若不順而撫之使其歸就邊地擇水草孳牧彼得遂其生自然安矣

○洪武七年三月甲戌户部奏播州宣慰司土地既入版圖即同王民當收其貢賦請令自洪武四年始每歲納糧二百七十三石著為令兼其所有自實田賦竝請徵之

太祖曰播州西南夷之地也自昔皆入版圖供貢賦但當以靜治之苟或擾之非其性矣朕君臨天下彼率先來歸所有田賦隨其所入不必復為定額以徵其賦

○七月是月有御史自廣西還進平蠻六策内有曰立威

太祖覽畢諭之曰汝策甚善但立威之說亦有偏耳夫中國之於蠻夷在制馭之何如蓋蠻夷非威不畏非惠不

懐然一於威則不能感其心一於惠不能懾其暴惟威
惠竝行此馭蠻夷之道也古人有言以懐德畏威為强
政以此耳
○洪武九年八月乙未播州宣慰使楊鏗率其屬張坤趙
簡來朝貢馬賜賚甚厚陛辭
太祖諭之曰爾先世世篤忠貞故使子孫代有爵土然繼
世非難保業為難知保業為難則志不可驕欲不可縱
志驕則失衆欲縱則滅身爾能益勵忠勤永堅臣節則
可保世禄於永久矣
○庚戌思南宣慰使田仁智入覲貢馬及方物
太祖諭之曰汝在西南遠來朝貢其意甚勤朕以天下守
土之臣皆朝廷命吏人民皆朝廷赤子汝歸善撫之使
得各安其生則汝亦可以長享富貴矣夫禮莫大於敬
上德莫盛於愛下能敬能愛人臣之道也仁智辭歸至
九江龍城驛病卒有司以聞
太祖命禮部遣官致祭勑有司送其柩於思南
○洪武十七年閏十月庚申象州土吏覃仁用言其父景
安故元時嘗任本州巡檢有兵獞二百人令皆為民請
收集為軍
太祖不許因諭之曰兵獞既為民矣國家之兵豈少此二
百人朕嘗下令凡故元時士年隸民籍者不許相告豈
可以爾一人之言而格朝廷之令乎

○洪武二十一年二月庚申戶部奏貴州宣慰使靄翠金
筑安撫使密定所屬租稅累〻逋負蠻人恃其頑險不
服輸送請遣使督之
太祖曰蠻夷僻遠其知畏朝廷納賦稅是能遵聲教矣其
逋負豈敢為耶必其歲收有水旱之災故不能及時輸
納耳所逋租悉行蠲免今宜定其常數務從寬減

辯邪正

○洪武元年八月丁丑有風憲官二人各訐所短於廷其
一人言甚便捷其一人言簡而緩
太祖曰理原於心言發於口心無所虧辭出而簡心有所
蔽辭勝於理彼二人者其言寡者直其言多者非遂召
廷臣詰之言寡者果直
太祖謂羣臣曰彼二人者皆居風憲當持公正以糾率羣
司何致以私忿相加乎所以賢人貴知言能知言則邪
正瞭然自辯區區以便佞取給者復何所庸哉

○洪武六年二月壬寅命御史臺令監察御史及各道按
察司察舉天下有司官有無過犯奏報黜陟
太祖諭臺臣曰古人言禮義以待君子刑戮加於小人蓋
君子有犯或出於過誤可以情恕小人之心奸詭百端
無所不至若有犯當按法去之不爾則遺民患君子過
誤責之以禮義則自知愧悚必思改為彼小人者不識
廉耻終無忌憚所以不得不去之也故朕以厲恥之官

雖或有過常加宥免若貪虐之徒雖小罪亦不赦也

○十一月壬寅

太祖諭皇太子諸王曰用人之道當知奸良人之奸良固為難識惟受之以職試之以事則情偽自見若知其良而不能用知其奸而不能去則誤國自此始矣歷代多因姑息以致奸人惑侮當未知之初一槩委用既識其奸退亦何難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爾等其慎之

○洪武十四年正月己丑

太祖與吏部臣論任官

太祖曰樹藝非其土則不蕃授官非其才則不任任官當取方正之士而邪佞者去之吏部臣對曰人之邪正實亦難辯

太祖曰衆人惡之一人悅之未必正也衆人悅之一人惡之未必邪也蓋出於衆人為公論出於一人為私意然正人所為治官事則不私其家在公門則不私其利當公法則不私其親邪人反是此亦足辯

○洪武二十二年十一月癸未

太祖謂侍臣曰興治之要當進君子退小人也兵部尚書沈溍對曰君子小人猝未易識

太祖曰獨行之士不隨流俗正直之節必異庸常譬如良玉委於汙泥其色不變君子雜於衆人德操自異何難識也溍又曰自古君子常少小人常多亦豈能悉去

太祖曰善者進之足以勸善惡者去之足以懲惡故太陽
出而羣陰消賢者舉而不仁者遠夫何難去哉

○洪武二十四年三月甲午

太祖謂羣臣曰朕常命寺人發庫藏中古鏡十餘以鑑容
貌多失眞召冶工數人而問之莫能荅最後一人言曰
鍛煉不至範模不正故鏡體偏邪照人失真朕聞之惕
然感悟夫鏡一物耳略有偏邪乃不可鑑形人君主宰
天下辯別邪正一察是非皆原於心心有不正百度乖
矣正心之功其可忽乎

○洪武二十五年正月丁亥右都御史袁泰奏監察御史
胡昌齡等四十一人緘口不言時政王惟名等四人門
葺不稱職當罪之

太祖曰言之非難言而當理者為難昌齡輩安知其終不
言乎若闒葺不稱職者罷之泰復執奏曰昌齡等非不
能言但心懷譎詐不肯言耳

太祖曰人臣進言於君必有關於國之利病民之休戚亦
豈得輕易若遽以心懷譎詐罪之此何異張湯復誹之
法於是泰不敢復言

育人材

○洪武二年六月丁卯

太祖諭國子學官曰治天下以人材為本人材以教導為
先今太學之教本之以德行文之以六藝者遵古制也

人材之興將有其效夫山木之所生川水之所聚太學人材所出欲木之常茂者必培其根欲水之常流者必濬其源欲人材之成效必養其德性茍無作養之功而欲其成材譬猶壅百川而欲水流折方長而求大木其得哉

○庚午

太祖召國子生問曰爾等讀書之餘習騎射否對曰皆習曰習熟否對曰未乃諭之曰古之學者文足以經邦武足以戡亂故能出入將相安定社稷今天下承平爾等雖專務文學亦豈可不知武事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惟其有文武之才則萬邦以之為法矣

○洪武六年五月癸卯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馬雖至駑策勵可以致遠木雖至樸繩削可以致用人雖至愚勉教可使成材故聖人之教無棄人君子之化無鄙俗朕觀今之為吏者寡於學術惟弄文法故犯罪者多若得賢官長以表率之又日聚而教之及告以古人為吏而致通顯者與夫守身保家之道豈有不化而為善乎自今省臺六部官遇有暇時集屬吏或教以經史或講以時務以變其氣質年終考之視其率敎與否則可以知其賢不肖矣

○洪武十年八月癸丑命大都督府官選武臣子弟入國子學讀書

言往行善善惡惡昭然於方冊之間朕嘗於暇時觀史深有勸戒至於律令載國家法制參酌古今之宜觀之者亦可以遠刑辟卿以朕命導諸生讀經史之暇兼讀說苑講律令必有所益

○洪武二十一年九月甲午詔更定歲貢生員例府學歲一人州學二歲一人縣學三歲一人

太祖謂禮部尚書李原名曰昔人有言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夫天下未嘗無賢才顧養之之道何如耳嘗命天下學校凡民間子弟願遣入學者聽復其家今定歲貢之例必資性淳厚學問有成年二十以上方許充貢爾禮部其申明之



太祖諭之曰武臣從朕定天下以功世祿其子弟長於富貴又以父兄早歿鮮知問學宜令讀書知古今識道理俟有成立然後命官庶幾得其實用也昔霍光功非不高身死未久而子孫橫肆卒致夷滅者不學故也郭子儀中興唐室功蓋天下位極人臣而心常謙退保全令名而福及後嗣者識道理也今武臣子弟但知習武事特患在不知學耳

○洪武十四年四月丙辰朔命國子生兼讀劉向說苑及律令

太祖諭祭酒李敬曰士之為學貴於知古今窮物理聖經賢傳學者所必習若說苑一書劉向之所論次多載前

○洪武二十三年正月戊子通政使茹瑺引奏潮州府學生陳質言其父戍大寧已死今有司取其補伍自念從幼至今荷蒙國恩教育願賜卒業以圖上報

太祖謂兵部尚書沈溍曰國家得一卒易得一材難此生既有志於學可削其兵籍遣歸進學溍對曰此生學未見成效若遽削其兵籍則缺軍伍

太祖曰國家於人材必養之於未用之先而用之於既成之後譬之稼必預耕則有穫若刈不待熟則无用且事有輕重難拘一律茍軍士缺伍不過失一力士耳若獎成一賢材以資任用其繫豈不重乎

## 務實

○丙午九月己亥夏主明昇遣使來聘

太祖因與語使者輒自言其國東有瞿塘三峽之阻北有劒閣棧道之險古人謂一夫守之百人莫過而西控成都沃壤千里財利富饒實天府之國也

太祖笑曰蜀人不以修德保民為本而恃山川之險誇其富饒此豈為國長久之道耶然自用兵以來商賈路絕民疲財匱乃獨稱富饒豈自天而降耶使者退

太祖因語侍臣曰吾平日為事只要務實不尚浮偽此人不能稱述其主之善而但稱其國險固失奉使之職矣吾嘗遣使四方戒其謹於言語勿為誇大恐貽笑於人蓋以誠示人不事虛誕如蜀使者之謬妄當以為戒也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吴元年正月辛丑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古人祝頌其君皆寓警戒之意適觀羣下所進箋文頌美之詞過多規戒之言未見殊非古人君臣相告以誠之道今後箋文只令文意平實勿以虛詞為美也

○四月壬子

太祖諭起居注詹同等曰國史貴乎直筆是非善惡皆當書之昔唐太宗觀史雖失大體然命直書建成之事是欲以公天下也予平日言行可紀之事是非善惡汝等當明白直書勿宜隱諱使後世觀之不失其實也

○洪武二年三月戊申

太祖謂翰林侍讀學士詹同曰古人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當世之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為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有詞雖艱深意實淺近即使過於相如楊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士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

大明太祖高皇帝寶訓卷之六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